

光绪皇帝

别

传

GUANGXU HUANGDI
BIEZHUAN

寒 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光绪皇帝 别传



GUANGXU HUANGDI
BIEZHUAN

寒 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绪皇帝别传/寒波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8-03449-4

I. 光... II. 寒...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292 号

特邀编辑 张美娣
责任编辑 孔令琴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光绪皇帝别传

寒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5 字数 352,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449-4/K·819

定价 22.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幽幽长春宫,慈禧伤怀	1
第二章	灿灿养心殿,议立幼君	10
第三章	小载湉初尝忧患	21
第四章	光绪帝四岁登基	29
第五章	醇王府,帝父苦心避祸	40
第六章	毓庆宫,皇上启蒙入学	47
第七章	御门皓月映星联,载湉读书猛进	59
第八章	西宫夜静百花香,慈禧春心荡漾	69
第九章	丑事频频,兰儿秽乱春宫	77
第十章	赍志以歿,慈安遗恨暴崩	85
第十一章	惧太后,载湉吵闹回家	97
第十二章	议庆寿,皇上立志中兴	107
第十三章	中法初战败绩,慈禧报复恭王	116
第十四章	马江海战壮烈,载湉力主宣战	130
第十五章	人言可畏,醇王府奕谏苦恼	141
第十六章	战事间歇,慈宁宫太后庆寿	151
第十七章	谅山大捷,糊涂朝廷撤军越南	159
第十八章	登舰航海,少年天子矢志强国	170
第十九章	告别毓庆宫,亲政有名无实	185
第二十章	畅游颐和园,叨光海军经费	198
第二十一章	巧笑倩兮,皇上情窦初开	209
第二十二章	我心伤悲,载湉母子相会	218

第二十三章	颐和园选后风波·····	229
第二十四章	紫禁城皇帝大婚·····	239
第二十五章	恩怨十六载,醇王悲愤归天·····	255
第二十六章	深宫历五年,珍嫔欢乐封妃·····	273
第二十七章	初试卖官得银,帝妃爆发冲突·····	284
第二十八章	太后财路被断,珍妃降为贵人·····	296
第二十九章	朝鲜战云密布,景仁宫“十面埋伏”·····	303
第三十章	日军步步进逼,光绪帝增兵朝鲜·····	316
第三十一章	对日宣战,皇上慷慨祭祖·····	326
第三十二章	甲午兵溃,太后笙歌庆寿·····	336
第三十三章	兵败乞和,载湉挥泪定约·····	349
第三十四章	珍妃复位,皇上热望维新·····	362
第三十五章	下旨变法,大将军八面威风·····	373
第三十六章	军机夺权,惩旧党杀一儆百·····	385
第三十七章	戊戌政变,断送了“百日维新”·····	397
第三十八章	瀛台泣血,好鸳鸯棒打离分·····	411
第三十九章	庚子蒙尘,珍妃最终遭毒手·····	418
第四十章	青山碧水,帝妃双栖太平峪·····	433
后 记	·····	447

第一章 幽幽长春宫，慈禧伤怀

清朝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严寒透骨的朔风不断呼啸奔腾倒灌入京师紫禁城中，乌云低覆，不见日影，偌大的深宫后院，处处寒气逼人，砖砌的地下暖气通道，俗称地炕，任凭加了多少柴火，依然少有暖意，各宫各院又添了无数炭盆，把炭火烧得旺旺的，门窗关得严严的，以抵消寒气的侵入。无论东西两宫太后，各房位的后妃，或是供驱使的太监宫女，嘴里嘀咕着，都在埋怨老天爷雪上加霜，正当十九岁的皇上载淳在与死神作最后挣扎，人人焦虑忧急的时候，不该呼风唤雪，把宫中折腾得愁上加愁，毫无生气。放眼望去，天上冬云沉沉，连宫中的空气也凝重得教人透不过气，狂风吹折了养心殿回廊的朱栏，乾清门的匾额忽然无缘无故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又突然有一疯颠男子浑身缟素闯入东华门，大呼大叫，说是宫中在办丧事，是特意来吊丧的。种种不祥之兆，益发搅得宫中人心慌乱，只待那个不幸时刻的到来。

皇上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小名兰儿，咸丰二年应选秀女入宫，做一名听候主子使唤的宫女，因为容貌平常，性情倔强，又顶撞了大总管，不曾被各房主子选中，由大总管把她打发到圆明园最为冷僻的景馆“桐阴深处”看管从无贵人降临的殿阁，作为惩罚。不料兰儿狐媚善惑，竟以歌声遥遥地勾引住了从附近走过的贪欢逐乐的皇上奕訢，一曲春风初度，本以为是逢场作戏，不料竟已得孕，产下一儿，延续了大清皇嗣，便是今上载淳。母以子贵，兰儿封了懿贵妃。可惜温和善良的皇后钮祜禄氏未生皇子，奕訢死后，载淳继位，改元“同治”，世称“同治皇帝”。兰儿骤登皇太后大位，与正

宫皇后并称东西太后，正宫称慈安皇太后，因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世称东太后；兰儿称慈禧皇太后，因住西六宫的长春宫，世称西太后。那载淳得了母亲的遗传，秉性刚烈，办事果断，长大以后，倒干了几件好事。与慈禧关系暧昧，骄横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安德海，在奉慈禧之命出京，招摇南下办皇差，行抵山东境内时，载淳在慈安皇太后的支持下，毅然批准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的请求，下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这位皇上若是走正路，也许能使晚清衰败的国运稍稍有些起色，可惜在选立后妃的大礼上，母子失和。原来慈禧看中了侍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虽然容貌娇美，但举止轻佻，慈安太后和载淳都不喜欢，最后违反慈禧的意愿，选中了侍郎崇绮之女、稳重端雅的阿鲁特氏为后，富察氏立为慧妃，另一名阿鲁特氏姑娘立为珣嫔，赫舍里氏为瑜嫔。珣嫔是大学士赛尚阿的女儿，按辈份应是皇后的姑母，姑侄同嫁一夫，在当时清廷贵族中间居然不以为异。

载淳婚后，亲近皇后，疏远慧妃，慈禧更加不满，把皇上召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命他必须常去慧妃的寝宫，非经特许，不得接近皇后。载淳恼恨生母的蛮横干涉，索性一处也不去。这位年轻的皇上本是天性好动的人，独居无聊，便与幼时伙伴，道光皇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譞的嗣子贝子载澍悄悄出宫游逛，初时看戏饮酒，继则为翰林院侍讲王庆祺所引诱，嫖娼狎游，无所不为。庆祺又指引他避开八大胡同的著名妓馆，以免被臣下所撞见，专找私娼门楼，纵情取乐，结果乐极生悲，染得一身花柳病，梅毒爆发，周身溃烂，腥臭难当。太医情知不妙，在慈禧太后面前吞吞吐吐，隐隐指出病状非同一般，似是梅毒。慈禧不知梅毒为何物，喝令按天花诊治，虽亦偷偷加入治疗梅毒的药物，无奈病入膏肓，群医束手。眼看皇上大行只在早晚之间，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一度显现的“同治中兴”曙光又淹没在沉沉浓云密雾之中了。

十二月初四日午后，天色依然阴沉沉的，阳光不见一隙，长春

宫静悄悄，静得使人不敢透气。

慈禧午睡初起，宫女们快捷而沉静地为主子穿衣鞅鞋，对着一座紫檀木七屏多宝大镜台，重新梳理乌黑浓密的云鬓，四十岁的太后生性爱美，虽然亲生的儿皇帝危在旦夕，她依然对镜精心修饰，匀上一层又一层的脂粉，刚厉的马脸果然显得较为柔和而明媚，衬托出青春犹在的风韵。宫女为她在浓发中插上用薄薄的木片做成的“大拉翅”版片，用秀发绕上几圈固定，缀上满头玲珑璀璨的珠翠璎珞和绢花，便成了如京戏“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的装束，然后在出锋细毛皮袄上罩上一件天蓝缎素梅闹春旗袍，对镜前后流盼，分明是一位亮丽迷人的宫妆美妇人。慈禧叹了口气，想起了古人说的“女为悦己者容”，咸丰老皇帝已去世十三年，安德海也死了两年，深宫长夜，寂寞难眠，纵然刻意打扮，只觉空虚茫然，郁郁不欢。宫女们以为侍候不周惹恼了太后，胆战心惊地静等呵斥，慈禧却挥挥手道：“行了，下去吧。”

就在这时候，殿前大院中响起了一阵疾促的脚步声，一名太监捧了奏盒匆匆进了长春门，快步走向东廊下总管太监办事房。少顷，奏事太监转身离去，新提升的长春宫总管李莲英开门出屋，穿一身五品袍戴，厚底乌靴，胸前悬挂了一串御赐玛瑙朝珠，捧了奏盒，大踏步向金碧辉煌的九开间长春宫前殿走去。此人时年二十七岁，黑皮厚唇，容貌粗俗，却聪明乖巧，善待人主，由梳头太监进身，很得慈禧的宠爱，安德海被处死之后，李莲英时来运转，脱颖而出，成为慈禧身边第一红人。

长春宫前殿用铁梨木细雕罩屏一隔为三，中为明间，靠墙居中放了古朴细巧的明式一桌一椅，桌后为一条红木卷云式长案，案桌上放了一架仙女报时自鸣钟、两座玻璃罩红珊瑚与碧玉花卉盆景，靠南窗则是一座紫檀木高背炕榻，中间炕桌上亦摆设了一盆牙雕山水盆景，这是西太后的起居间；东暖阁是太后批阅奏本的御书房；西暖阁才是慈禧寝阁。无论殿顶五彩藻井，或是壁龛陈设，无

不煜煜煌煌，华丽夺目。明间正中悬了一匾，上书“敬修内则”，是乾隆皇帝御笔。西间也有一匾，上书“德协六宫”。

李莲英在寝阁前停住脚步，躬身奏道：“佛爷，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李鸿藻有折子求见。”然后踏进阁中，打开奏盒，将奏盒献给太后。

慈禧对镜抿了一下鬓脚，瞥一眼折子，皱眉道：“李鸿藻好不晓事，军机大臣有事随班启奏，怎么撇开六爷（恭亲王）单独求见？”恭亲王奕訢是道光老皇帝第六位皇子。

李莲英道：“奏事太监说李鸿藻是从乾清宫过来的，说是皇上那边发生了什么紧要事情，他是皇上师傅，所以赶来奏明佛爷。”

慈禧吃惊道：“皇上作透孽，眼睁睁只在等死，还有什么要事，不会是咽气了吧？”

“不会的，如果皇上驾崩，自有乾清宫首领太监禀奏，用不着皇上师傅过来报信。”

“那还有什么事呢？”慈禧恼怒地取过奏折，只见上面写着：“臣李鸿藻奉皇上密旨，事关重大，不敢擅专，恳祈两宫太后佛爷召见面奏。”慈禧勃然变色，悻悻地骂道：“该死的载淳！到死了，还不让我安心！”于是厉声吩咐：“摆轿养心殿！”

李莲英刚要下殿传旨，慈禧又止住道：“慢，你再去与东头说一说，即刻就去养心殿会面。”“东头”指的是慈安皇太后。

慈禧坐在明间桌旁太师椅歇息，由宫女侍候吸了两袋旱烟，捉摸慈安亦已离了钟粹宫，便坐了金顶小轿由太监宫女们前后护卫来到养心后殿与慈安皇太后相会。慈禧虽觉慈安软弱无能，并不把她放在心上，但表面上的礼节还是要尽的，微微屈一膝行了礼，说道：“姐姐吉祥！”慈安赶忙扶住，问道：“妹妹，乾清宫出了什么事？”

慈禧叹气道：“李鸿藻折子上只说皇上有密旨给他，事关重大，不敢擅专，请求召见面奏，也不知载淳这孩子闹的什么事，叫人烦

心，且听李师傅怎么说吧。”

“是啊。”慈安太后温和地说道：“也就只有这样了，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于是两宫太后缓步进入了比长春宫更为豪华灿烂的养心前殿。此殿是清朝历代皇帝召见臣下议事的便殿，原来巨大的高背蟠龙御椅设在正对殿门明间中央的平台上，地上铺了波斯产的彩花地毯，皇上面南而坐，军机大臣和朝内外官员奉旨觐见都在这里。咸丰皇帝驾崩后，同治皇帝幼小，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改以殿中东暖阁明黄缎铺垫的炕榻形高背宝座为太后听政的御座，座前摆设了八扇透明的蝉翼般薄纱屏风，作为垂帘听政的象征，纱屏外面另设一座小型御椅，供小皇上独坐，于是群臣奏事就掉过头来面东跪奏了。载淳亲政以后，又恢复到咸丰时代的格局，不料昙花一现，才只两年，宫廷中又将面临一番大变。

两宫太后依然进了东暖阁，分别坐到御座上下首，命太监去朝房中宣旨：“叫李鸿藻！”心中却都在不安地揣测，乾清宫究竟出了什么事？

一会儿，高拔清癯的帝师李鸿藻踏进殿来，向东暖阁御座方向跪下请安后，又上前几步伏地听候太后垂询。照例是慈禧让左首的慈安先开口，问道：“李鸿藻，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可即奏来！”

李鸿藻向来谨小慎微，此时更是一脸惶恐，磕头道：“臣该死，刚才奉皇上召见，出示手诏，命臣草拟诏旨，立孚郡王奕譞嗣子贝子载澍承继大位。”

“胡闹！”慈禧勃然变色道：“李鸿藻，你奉旨了没有？”

“不！”年过半百的李鸿藻慌忙磕头道：“社稷大事，臣未经两宫皇太后钦夺，怎敢擅自奉旨，所以赶紧过来叩请两宫皇太后召见面奏。”

慈禧又怒道：“李鸿藻，你是皇帝师傅，既知是社稷大事，为什么不当面缴还手诏，劝皇上请示两宫太后懿旨行事，你不是心怀两

端，接了旨才来面奏吗？”

李鸿藻吓得浑身冒汗，慌忙磕着响头道：“臣该死，本想当时劝告皇上收回此诏，可是天颜难犯，臣实不敢当面拒命，死罪死罪。”说着又连连碰着响头，额头上血都碰出来了。

慈安太后怜悯老臣，转圜道：“李鸿藻，你怕违君命，情有可原，能向我们面奏，还是好的，皇上那份手诏可曾带来？”

“在，在！”李鸿藻连忙抖抖索索从袍褂中取出一张玉版纸御笺，双手顶在头上奏道：“这是皇上手诏，请两宫皇太后过目。”

李莲英过来取了手诏，献与纱屏后的慈安太后，慈安慢吞吞地读了一遍：

“朕病入膏肓，难有转机。身后之事万端，首在托付得人。朕意国赖长君，应令贝子载澍入承大统。可即按朕意草诏，当晚送进宫来，候朕批可下旨。”

看那字迹歪歪斜斜，当是载淳病中伏枕所写，末尾还钤了一方“乾清宫”小章。对于皇上以载澍嗣位，慈安并不如慈禧那样激烈反对，因为载淳死后，若从“溥”字辈中立嗣，都太幼小，国赖长君，惟有仍从宣宗道光皇帝孙儿辈中挑选，但载澍虽是近支宗室，无奈听说他与载淳一样在外胡闹，人品不佳，因此慈安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把载淳手书放到炕几上，推向慈禧道：“妹妹，你看怎么办？”

慈禧取过笺纸，略略一瞥，便怒冲冲撕得粉碎，说道：“姐姐，别人可立，惟有载澍万万不可立，皇上在外胡闹，多有载澍在旁，成君之恶，罪该万死，若不看在九爷面上，定将他拿下大牢，决不可容他掌权。”

慈安顺着慈禧口气道：“是啊，载澍是不能当皇上，那就不提了吧。”

“李鸿藻！”慈禧缓和了脸色说道：“你忠心耿耿，识大体，这件事办得很好。皇上交办的事，你就不要理会了，我们姐妹俩会处理

的。那个载澍现在宫中吗？”

鸿藻磕头道：“载贝子天天在宫中，刚才还见他在南书房。”

“唔，知道了。”慈禧点点头道：“李鸿藻，你下去另拟一份立嗣遗诏，以备万一，中间嗣君的姓名空着，明天早上送到长春宫来。回到军机处，千万不可泄漏。”

李鸿藻赶紧碰头道：“臣明白，臣决不与旁人道及。”

“很好。”慈安这才插话道：“李鸿藻可以下去了。”

严冬腊月，李鸿藻面色苍白，浑身汗透，跪安起立下殿时，头昏昏，身子似乎摇摇晃晃，难以支持，幸而在宫廷帝后母子之间不曾走错一步，若是擅自替皇上拟了诏书，得罪了太后，朝中就没有他立足之地了，好险啊！

瞅着李鸿藻背影踉踉跄跄离去之后，慈禧转向慈安道：“姐姐，不能再让皇上胡闹了，须防他被人利用，先把他管起来吧。”

“好啊！”慈安茫然应道，不知慈禧怎么管束皇上。

慈禧忽然脸一板，向李莲英喊道：“小李子，带两个小子立刻把贝子载澍赶出宫去，再不许进宫来！”

“喳！”

“再派几名可靠的内侍把守乾清宫各道殿门，任何人不准入内。”

“喳！”

李莲英下殿去了，慈安惶然不安道：“皇上病中，别把他太管狠了，还得让太医进宫侍候。”

“姐姐，太医早已束手无策，这孩子无可救药了，我枉空生了他一场，听天由命吧。”

慈禧泪盈盈地咬牙叹息，慈安心软，更觉伤心，想了一下，挥手命下人退到后殿去，俯身过来，轻轻地说道：“妹妹，事到如今，也该为皇上准备后事了，最要紧的是选好嗣君，免得临事匆忙。既然载澍不成器，再从别的载字辈年长一些的孩子中找找看吧。”

“姐姐!”慈禧婉转解释道:“立君以长,话虽不错,可是孩子大了,亲生父母的话都不肯听,与我俩疏远寡情,以后他不听话,任性胡为,一意孤行,断送了大清江山,我俩岂不都是罪人!”

“那也不必愁,到时候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把他废了就是了。”

“哎呀,姐姐,到时候他羽毛丰满,手中有兵有权,自有企求富贵的人供他驱使,我们废不了他,反会受害,不行!姐姐,长君立不得,惟有从近支宗室中抱一个娃娃进宫,从小教养大了,必定事事恭顺听话,亲政之后,我们退回深宫,才能安心到太庙中向祖宗交代。”

慈安被说得犹豫不定,柔和的脸庞上露出惶惑的神色,说道:“那末,妹妹,你说说看,选谁好?”

慈禧凑在慈安耳旁悄悄说了一个名字,慈安吃惊道:“这个孩子,虽是载字辈中最近的至亲,可是太小了,今年也不过虚年四岁吧!比载淳登基时还小两岁哩。我的天啊,等到把他带大,我俩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把顽皮的载淳抚养到成人亲政,耗费了我俩多少心血,实在没有这个精力和耐心再带大一个奶声奶气还得怀抱提携的孩子,不行,妹妹,我看太小了,再想想,换一个吧?”

“我想不出了,姐姐,你说谁合适?”慈禧冷冷地说道。

慈安想了几个较大一些孩子的名字,慈禧都摇头否定,慈安更没主意了,本来柔和的圆脸不由得默默不悦。慈禧不愿太使比她小两岁的慈安难堪,她的主意已定,软弱的慈安迟早会依从她的,犯不着逼得太过不去,于是笑了一笑,站起身来整整衣襟说道:“姐姐,这是一件大事,不必急于决定,回去再细细商量着办吧。”

慈安松了口气,慈禧无论怎么能干,总拗不过她这位正宫皇后,将来两人故世,她皇后可以与先帝(咸丰)用同样大小的棺柩合葬一墓,慈禧在先帝临终前还是一名贵妃,只能以侧室的身份用小得多的棺木陪葬在旁边,到那时就显出身份的高下。慈安受了慈禧的气恼时,常常拿死后墓葬的身份来安慰自己,满天的不快也就

烟消云散了。于是起身与慈禧同行，在养心后殿上轿，回转钟粹宫。

慈禧等慈安上轿离去后，方才坐入轿中，拍了一下包金轿杆，四名小太监挺直腰杆，稳稳地抬起轿身沿了西二长街回长春宫去。慈禧沉邃的目光望着前方寂静的宫巷，仿佛一个小小的娃娃已经在她面前出现了！

第二章 灿灿养心殿，议立幼君

慈禧恼恨皇上载淳擅自决定以二十来岁恶行多端的贝子载澍继承大清皇统，不但将皇朝江山社稷推向危亡险恶的万丈深渊，也让她这位权欲极重的母后被摈除在临朝听政的权位之外，无异置身冷宫，任凭新君作恶胡闹而无法制止。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一手教养大的皇上，临死犹不知悔改，竟将大清国运看作儿戏！她恨恨地从养心殿回到长春宫，迁怒于身旁的宫婢太监，一个个被掴脸斥骂，吓得战战栗栗，面无人色。幸亏李莲英在旁打岔，喝道：“你们不看见佛爷累了，快上去献茶递烟，好好替佛爷敲背捶腰！”慈禧抽了几袋水烟，喝了口茶，方才稍稍平了怒气，说道：“小李子，你都瞧见了，这个不孝的畜生把我气死了，真后悔怎么养下了这个孽子，辜负了先帝的托付，使我遗恨无穷。”

李莲英劝道：“佛爷，事情快走到尽头了，至多再过几天就一了百了，万事从头开始，佛爷别再烦心了，还是看看折子消消气吧。”

慈禧叹口气道：“无论怎么看得开，究竟白花了十九年的心血，这容易吗？”

慈禧是个权力迷，一旦进入东暖阁，伏案批阅奏本和军机处草拟的上谕草稿的时候，便全神贯注，从中央到地方，进入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朱笔落下，一份份朱批就这样在她的笔底下形成了御批谕旨，发回军机处，递向中央六部九卿衙门，递向天南地北各省边疆，下达国家方针大计，决定无数官员的荣辱进退。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慈禧也暂时从一切烦恼中脱身出来了。

次日傍晚酉初，冬日苦短，早已暮色浓黑，各处宫灯一盏盏都

亮了起来，慈禧批完了最后一本奏疏，搁下笔，缓缓踱到殿前廊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冷冽的空气。院中静寂无声，灰墙高耸，死气沉沉，乾清宫方面不见消息，而她自己锦缎旗袍下丰满的胸脯中却有一颗芳心在炽热跳动，跃跃霍霍，直欲撇下太后老佛爷的尊严和慈安太后的约束，以及严严实密无数宫规宫制的妨碍，向往自由自在的大千世界，恢复进宫前兰儿时代的女儿身，如红杏出墙，如黄莺离笼，无忧无虑，无羁无绊，那多好！她既要权势，又贪图男女之间的欢乐，最好权势与享乐同在，可是慈安阻碍了她的欲望，于是想到了弃权势而追逐享乐，然而这一切都如镜花水月，不过是一场梦幻罢了。她还得上在这个深宫长巷中过着世人以为富贵之极的人间至尊实则是囚笼般孤独冷酷的守寡生活，这番心思诉与谁知？

慈禧正仰空叹息，忽听得宫墙外一阵疾促的脚步声，便见乾清宫首领太监气喘吁吁地奔入院中，遥见廊下的太后，不等上前，就扑地跪在院中哭奏道：“佛爷，皇上归天了！”

“啊！”虽然已在等待之中，猛听得这报丧的悲声，慈禧仍不由得吃惊地喊了一声，随即镇定下来，冷冷地吩咐道：“知道了，你再去钟粹宫报与慈安皇太后，且不要对外声张，乾清宫中亦不得有哭声，什么时候发丧大殓，另候旨意！”

首领太监抹抹眼泪磕头走了，李莲英闻声过来，轻声道：“刚才奴才看了自鸣钟，报丧时刻是五点一刻，皇上大行当在酉初一刻，现在得赶紧安排后事。佛爷有什么主意，请赶快吩咐，奴才立刻下去传旨。”

听到“报丧”两个字，慈禧突然醒悟死者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死了，相依相伴十九年，为他喜，为他忧，再怎么也曾是心头的一块肉，老皇帝先逝，儿皇帝又早殇，想到他临死前那般惨状，百般恼恨也全然化解了，只觉揪心一般地疼痛，一阵空虚，一阵慌乱，泪水儿滚滚而出，要强好胜的她不愿让李莲英看到她的软弱，看到她母性天良的一面，侧过脸顺手一抹，低下头，说了一声：“随

我来！”回身进殿，心情伤感而昏乱，匆忙中竟在殿槛上绊了一下，幸被李莲英扶住。慈禧默默回到东暖阁书案前，取出一张梨花宫笺，上面已经开列了许多亲王大臣的姓名，乃是醇亲王奕谿，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军机大臣宝璽，沈桂芬，李鸿藻，各御前大臣及内务府大臣，值弘德殿徐桐、翁同龢，值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徐郟，孙经诒等约共三十人，说道：“小李子，你多派几名内侍，骑了快马分头召唤这些亲王大臣于今晚戌刻前来养心殿举行御前会议，不得有误！”

“喳！”李莲英接过御笺，踌躇着问道：“佛爷，召集王公大臣开会的事，该去与钟粹宫（东太后）说一说吧？”

“唔，还早哩，到时候我会过去的。”

慈禧胸有成竹，召集御前会议主要是宣布选立新君，会议上可能有人反对她再立幼君，需要断然压制。在此之前，必须同慈安商量一致，才可免得在会上争执冲突，然而慈安也不赞成娃娃继位，去早了，纠缠不休，还是开会前一刻去会面，不容她多犹豫，快刀斩乱麻把嗣君的人选塞给她就是了。因此坐到明间桌旁，守着长案上那座仙女报时自鸣钟，从从容容地一边捧着水烟袋呼噜噜地吸着，一边默默思索在幼君确定之后如何迎进宫来，如何把幼君生父各项掌权的差使削去，以防他倚仗皇上生父的特殊地位篡夺朝政大权……李莲英传旨回来了，看看已到酉正，还不见慈禧启驾去钟粹宫。慈禧瞄了他一眼道：“急什么，再等二刻钟去，与东头说几句话就一块儿去养心殿，还用得着多少时间？”

“喳喳！佛爷圣明！”

谁知话音才停，忽有钟粹宫御前太监疾步来报：“慈安皇太后到！”

慈禧皱皱眉，缓缓站起身来迎出宫去，已见慈安太后的轿舆一直抬入殿前院中停下。慈安穿了一身藕白地淡色细花长袍，一脸戚容，由宫女搀扶下轿，步上台阶，慈禧忙上前微屈一膝迎接，说